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

管子卷十六

唐 房玄齡 注

内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

於己也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 以力止之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 靜心念德氣自來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自成 德成而智出 德成智自生也 萬物果得 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 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 自充自盈 充盈謂完而無虧也 自生自成 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 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 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 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 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 安寧者心之所利也 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心和自成 折折乎如在於

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

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

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

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

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産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眑眑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眑眑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

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

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茍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茍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

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

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

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

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

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不知無雖無乃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

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踈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適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

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旣平且正獨擅於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閒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

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

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懐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大義也則仁廣而義大矣此廣仁也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

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民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

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

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嫉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

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貴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正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

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欲有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

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録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

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强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

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

皆不滿足强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强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胡絹切目揺也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

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質貌

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

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任

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

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

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

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

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吴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

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予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

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容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容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

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覩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十六

管子卷十七

唐 房玄齡 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自鑒得失可知也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

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

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隙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

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自聽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

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之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為侈靡

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

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從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

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螟螟即蚕六畜不

菑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

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為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

如墜重於高如漬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特此為名）恬爵禄以為高（佯弃爵禄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恬爵禄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禄）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

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佷詐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瞶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寖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兊道以為上兊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

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為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毋動為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毋其動也與佯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襍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

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敎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信）故曰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省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

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指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

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力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

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貴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

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

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日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斂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

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

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馬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

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劒戟用銚耨若必推引之若劒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冑身若褐衣故曰鑐蒻笠以當盾櫓取蒻澤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撤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

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筍之初生也）所息百長也（所以息生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

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

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已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名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

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治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沫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叙鈞者所以多寡也叙鈞謂叙比其均平權衡者

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

若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躭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亂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

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十八

唐 房玄齡 注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絶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 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

餽肉（謂官餽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餽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營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

之子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絶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

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絶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絶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皆名 襍篇六

安徐而静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静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虚心平意以待須虚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説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

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

且歸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旣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

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

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闔閈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闔閈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

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

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諠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若為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

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固原積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

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

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

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

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

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

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

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

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

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厲疾病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

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山之枝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

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瀏石謂能瀏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

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圖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脊中則涵圖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祿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

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粮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强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

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遂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閲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具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閲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閲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

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無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荄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

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無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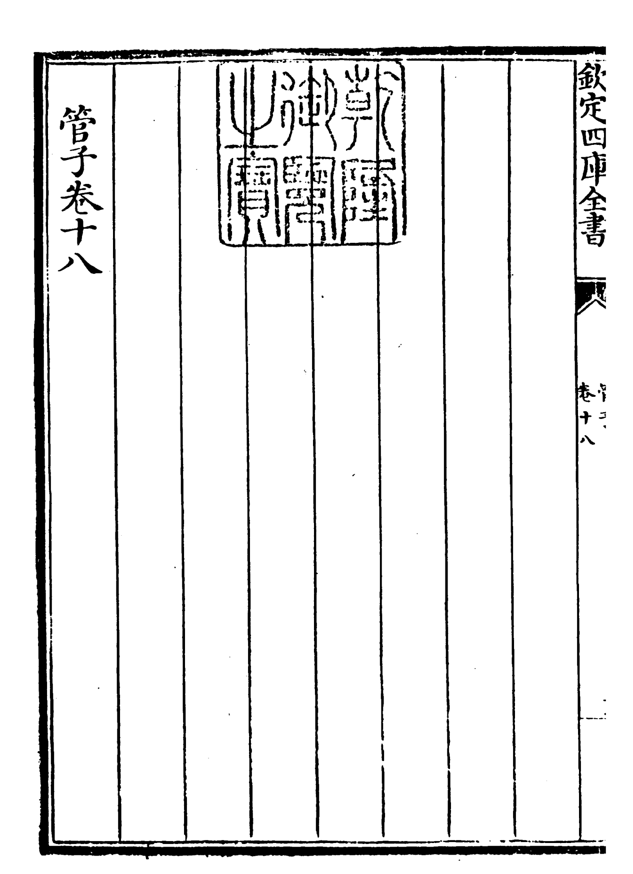
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収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

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温其田及宫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

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

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
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
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
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
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
教側臣



管子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庶吉士臣錢世錫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管子卷十九

唐 房玄齡 注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髙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𣑽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凟田悉徙 凟田謂穿溝凟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蚖菕與杜松 蚖菕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櫌桑[櫄木名櫌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

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黄而糗流徙（謂水糗精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

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𡑞山十七施百一

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怪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吕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

旁也其草兢與蘠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𧄍葉亦草名唯生葉無埜在𧄍之下𧄍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𧄍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

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黒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

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槃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黒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悊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悊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悊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莖黒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

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瀉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

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怸以菭音㕣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菭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

有彼黄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黒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麃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黒土黒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䞓莖黄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

汾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隱忍隱忍草名隱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狀廪然如壏壏猶壚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

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黄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黄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

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

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志毋虛邪則羝羊觸藩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容危坐鄉師顔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

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食必二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

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

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寛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戸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戸側（謂倚箕於戸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奥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戸内（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戸内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揩協合也揩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椀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

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管子卷十九